

# 巢鳳還

京 剧



北京寶文堂書店

## 前記

《鳳還巢》的劇情是寫：明朝退休的兵部侍郎程浦有二女：長女雪雁性慾貌丑；次女雪娥系妾所生，聰慧秀丽。

一日，程浦郊游，偶然遇到故友的兒子穆居易；看他少年英俊，有意把次女雪娥許婚；回家同夫人商量，夫人想先嫁親生女雪雁；夫婦各持己見，爭吵不休。

程浦約穆居易在他的誕辰來會晤，并且暗囑雪娥借機相看穆居易。至時，宗室朱千歲也來祝壽，竊見雪娥貌美，暗起垂涎之心。程浦向穆提起嫁女的意思，穆当即允婚，并且被留在程府暫住。雪雁聞知，夜至書房向穆引誘，穆誤信程浦欺己，遂憤然出走。適程浦被朝廷起用，离家赴軍，朱千歲乃趁機假冒穆名迎娶雪娥，程夫人亦趁機將雪雁代雪娥嫁出。成親後，朱千歲才知道是誤娶，但是后悔已晚。

穆居易離程家後，途中巧遇程浦，由周監軍把他尋到洪元帥軍中任職。以後因為平亂有功，受封為鎮威將軍。適雪娥避難到軍中尋父，經周監軍、洪元帥為媒，使穆與雪娥完婚。花燭之夜，穆仍記前事，不願成親；待揭去蓋巾，方知新婦並非前在書房所見之女，經向程浦等人賠罪後，一場誤會，始得平息。

這個戲是梅蘭芳先生中期以後經常演出的劇目之一。

## 第一場

八嘍兵引劉魯七上。

劉魯七 (念) 自幼生來胆氣剛，  
練就拳棒與刀槍；  
結交綠林英雄漢，  
桃花山上自為王。

某，劉魯七。自幼練就全身武藝，來到這桃花山上  
自立為王，倒也逍遙自在。这几日閒暇無事，不免扮做  
相士模樣，下山走走。——嘍羅的！

眾 有！

劉魯七 看衣更換。(換相士裝)小心看守山寨！(唱“西皮搖  
板”)

山寨之事多謹慎，  
游山觀景走一程。

八嘍兵、劉魯七分下。

## 第二場

程浦上。

程 浦 (引) 告老還鄉，每日里，快樂安康。

(詩)昔日領兵在戰場，  
東征西討保家邦。  
幸喜狼烟俱扫盡，  
恩准辭官返故鄉。

家院暗上。

程 浦 老夫程浦。昔年也曾在朝為官，官居兵部侍郎；是我告歸林下，倒也安然瀟洒。今有鎬京的朱千歲，約我到郊外去閑游。家院！

家 院 有。

程 浦 捆就食盒，郊外去者。

家 院 人役走上。

四家丁揷食盒上。

程 浦 (唱“西皮搖板”)

想當年在軍中鞍馬勞頓，  
今日里享林泉詩酒怡情。  
一路上觀不尽春光美景，

眾圓場。

程 浦 (接唱)不見那朱千歲却为何情。

朱煥然 (內)帶路！

二家丁、朱煥然上。

朱煥然 (唱“搖板”)

出城來好天氣揚鞭走馬，  
誰不知我乃是皇帝的本家！

程浦 千歲來了。

朱煥然 老先生您倒早來了。恕我一步來遲，教您候等啦！

程浦 哪敢。請坐。

朱煥然 老先生請坐，請坐。

众家丁擺酒具。

程浦 啊，千歲！你看青山綠水，好一派風景也！

朱煥然 真乃好美景也。老先生請！

程浦 （唱“搖板”）

举酒杯遙望見青山一片，

朱煥然 （接唱）這青山真穩重永不动彈。

程浦 （接唱）溪中水碧油油繞村流轉，

朱煥然 （接唱）流得緊好一似快馬加鞭。

穆居易 （內）走哇！

穆居易上。

穆居易 （唱“搖板”）

今日里閑無聊外游玩，

柳絲兒隨風飄春色無邊。

桃花放杏花开美景一片，

看那旁一長者和一少年。

看那旁有一老者和一錦衣公子同桌飲酒，想俺穆居易衣衫襏襏，倘被他們看見，不但無綿袍之贈，恐怕还要嘲笑于我！我不免远离他們几步。

程浦看穆居易，穆居易急下。

朱煥然 老先生請。老先生您看什么哪？

程 浦 我看这位少年，眼前虽然貧困，將來不可限量啊！

朱煥然 老先生您怎么会知道呢？

程 浦 我看他相貌不凡。

朱煥然 哦！

程 浦 啊，千歲。招他前來，同飲几杯如何？

朱煥然 这算不了什么。——小子，把那少年給我叫回來。

家 丁 那一少年請轉！

穆居易返回。

穆居易 何人在喚我？

家 丁 我家千歲叫你哪。

程 浦 啊，相公。

穆居易 不敢，不敢。老先生有礼了。——（向朱煥然）这位尊長見礼。

朱煥然 是个書獃子！見人就会作揖。

程 浦 請坐！

穆居易 謝座！

程 浦 來，來，來！待我奉敬一杯！

穆居易 有道是：長者賜，少者我不敢辭呀。

朱煥然 你瞧，他倒念念有詞。

程 浦 請問相公尊姓大名。哪里人氏？

穆居易 学生姓穆名居易，乃京兆人氏。先父兩榜進士，也

曾在朝为官。

程 浦 尊大人荣任哪里？

穆居易 这个……老父穆建業，曾居吏部之职，只因得罪刘瑾，一家俱被其所害。是我一向在外面讀書，未遭殺戮。如今刘瑾已死，方敢出头露面。今日煩悶無聊，來到郊外游玩。想我一介寒士，有辱長者明問。

程 浦 岂敢岂敢。請坐！有一位侍郎程浦你可曉得？

穆居易 程侍郎乃是先父的同年好友。

程 浦 你可認識他？

穆居易 只因学生向不在京，所以先父的朋友多未識面。

朱煥然 这就是程老先生。

程 浦 我就是程浦，与尊大人确是同年好友。

穆居易 原來是程年伯，小侄不知，多有得罪。小侄重見一礼。

朱煥然 原來是老賢侄呀！

程 浦 賢侄少礼。自从你全家遭禍，我日夜懸心，今日見賢侄如此英才，不愧是忠良之后哇。

刘魯七上。

刘魯七 （自語）原來他們都在这里飲酒。——看相，看相！

朱煥然 小子，誰在那里嚷哪？

家 丁 一个看相的。

朱煥然 看相的。呆着也怪悶得慌的，你把他叫过来，我拿他开开心。叫他去！

家丁 是啦！——看相的，我家千歲爺叫你哪。

刘鲁七 是是。——三位，不施礼了。

朱煥然 难道說誰还跟你見禮呀！我說你会看相呀？

刘鲁七 略知一二。

朱煥然 会就說会，干嗎这么一啦二啦的。來來來，給这位老先生看看功名富貴如何？看得好，不白看，我賞你一杯酒喝。

刘鲁七 （看程浦）这位老先生先前做过高官，如今何必再看。

朱煥然 真有兩下子。——小子，賞他一杯酒喝！

刘鲁七 （接酒）請。

朱煥然 喝吧。

刘鲁七 干。

朱煥然 哪兒那么貧哪！來來來，再給老先生看看有几位令郎公子？看得好，我再賞你一杯酒喝。

刘鲁七 这位老先生膝下無后，所生兩位千金；到后来，养老送終，女婿也是半子之勞。

朱煥然 真敢下斷語呀！——老先生，您可有兩位千金小姐嗎？

程浦 有兩個小女。

朱煥然 有囉，叫你瞞着啦！——小子，再賞他一杯酒喝。

刘鲁七 （接酒）請。

朱煥然 喝吧。

刘鲁七 干。

朱焕然 又来啦！

程 浦 啊，相士！与这位少年相上一相。

刘鲁七 （看穆居易）这位书生不过是眼前贫困，后来定是国家栋梁。

穆居易 薄命书生焉能发迹呀！

刘鲁七 不可限量。

朱焕然 这么一说全不错呀！来来来，你给我看看，比他们两人如何呢？

刘鲁七 （看朱焕然，笑）哈哈哈……

朱焕然 有话说话，打的什么哈哈？

刘鲁七 尊驾之相并无出奇之处。想是你的富贵在肌骨里面，必须将你全身揣摸一遍，方能知晓。

朱焕然 你瞧，这么麻烦，到人家那兒一看就能相出来，到我这兒还得揣摸一遍。好，站起来，你就揣摸。

众家丁收拾酒具。刘鲁七摸朱焕然全身。

朱焕然 你往哪兒摸呀？

刘鲁七 涣身上下，都要摸到。

朱焕然 没法子，谁让我要相富贵呢。您就请摸！

刘鲁七 站好了。（又摸，笑）哈哈哈……

朱焕然 你倒真喜兴①。

① “喜兴”系北京方言，是笑容可掬的意思。

刘鲁七 尊驾如今不过是倚仗父母的富貴，日后你必要討飯。

朱煥然 你这小子胡說八道。——小子，把他打走啦。

程 浦 啊，千歲。不要和他計較。——啊，相士。你不認識他？

刘鲁七 不相認。

程 浦 他乃是鎬京朱千歲，你快快去吧！

刘鲁七 （自語）早就知道他是朱千歲！日后管教他曉得我的厉害。（下）

穆居易 程年伯，小侄告辭了。

程 浦 啊，賢侄。本月十五日乃是老夫的賤辰，到那时請來一叙。

穆居易 定当前去拜壽。

程 浦 我还有事要与你商議呀。

穆居易 小侄記下了。（下）

朱煥然 怎么着，本月十五是您的千秋好日子嗎？那我一定前去給您拜壽。

程 浦 不敢劳动啊。

朱煥然 我这会兒還沒要飯哪，您就瞧不起我？

程 浦 如此，奉請千歲。

朱煥然 我是一定要去的。——小子，走着，走着。

二家丁、朱煥然同下。

程 浦 家院，回府。（唱“搖板”）

郊外閑游遇故旧，

四家丁、家院、程浦圓場進府，四家丁分下。

程 浦 (接唱) 愿為嬌女結鸞儔。

請夫人、小姐出堂。

家 院 有請老夫人、小姐出堂！

丫鬟、程雪娥、程夫人上。

程夫人 (念) 井臼操持以教女。

程雪娥 (念) 攻書習禮又拈針。

爹爹万福。

程 浦 罢了，兒一旁坐下。

程雪娥 告座。

程夫人 老爺，看些什么？

程 浦 雪雁她往哪里去了？

程夫人 是啊，她往哪里去了？

丫 鬢 到后花園打秋千去了！

程夫人 嘱她前來。

丫 鬢 是。有請大小姐！

程雪雁 (內) 啊哈！

程雪雁上。

程雪雁 (引) 不讀詩書不刺繡，每日花園打悠秋<sup>①</sup>。

爹娘在上，孩兒万福。

---

① “打悠秋”是北京方言，即打秋千。

程浦 一旁坐下。

程雪雁 是。

程雪娥 姐姐有礼。

程雪雁 还礼啦。

程雪娥 姐姐请坐。

程雪雁 坐着坐着。——我在花园玩得好好的，把我叫来什么事呀？

程浦 哼！我把你这个蠢丫头！一天到晚尽自贪玩，不读诗书，将来我看你怎生得了！

程夫人 是啊。你看你妹子是怎样的举止；再看你，每日贪玩，不习针黹，我看谁家来要你呀！

程雪雁 得了吧：一来就说我的妹妹长的好。我妹妹是我二娘生的，我二娘长的天仙似的，生下她来，当然是不错呀；我哪，是你生养的，你瞧你的长相，我这模样还对不住你吗？

程夫人 哼！

程雪娥 爹娘不要生气。——啊，姐姐。不要这样胡言乱语使父母生气呀！

程雪雁 妹妹，我这是老实话呀。

程雪娥 姐姐相貌本来是不丑！

程雪雁 那可是。咱们姐妹俩站在一块儿，可称得起是一对姊妹花。

程雪娥 啊，姐姐。以后好好读书刺绣，不要贪玩了，使父

母生气。

程雪雁 我知道啦！

程夫人 还不与我进去！

程雪雁 干吗缠我呀！在这儿碍你们眼哪？——我还是后花园打悠悠去哟！

程雪雁下。家院暗下。

程 浦 唉！冤家呀！（唱“摇板”）

却怎么生下了这样的孽障，

全不晓女儿家要谨守闺房！

程雪娥 爹娘啊！（唱“摇板”）

望休怪我姐姐平常模样，

但愿她到后来温慧贤良。

爹娘不要生气了！

程 浦 我不生气就是，我兒坐下。

程雪娥 是。

程 浦 夫人，我有一事要对你講啊。

程夫人 老爺有話請講。

程 浦 適才我們在郊外閑游，遇着一樁可喜之事。

程夫人 什么可喜之事？

程雪娥 是呀！爹爹遇見什么可喜之事了？

程 浦 遇着同年子弟，穆建業之子穆居易。

程夫人 哟，穆居易便怎么样呢？

程 浦 那穆公子生得是才貌双全，我意欲將雪娥許配那穆

公子。啊，夫人，將來也好靠他送你我二老的晚局呀！

程夫人 老爺此言差矣。

程 浦 何差呢？

程夫人 大女尚未出嫁，二女反要許人。倘被外人聞知，老爺連嫡庶的名分都不分了嗎？

程 浦 噥！那雪雁她生得丑陋，怎配那穆公子！不如打發雪娥先出嫁，然后我再与雪雁找个人家，也就是了。

程夫人 女兒之事由我，不能由你。

程 浦 我乃一家之主，我看此事由我，不能由你。

程夫人 由不了你！由不了你！

程 浦 由不了你！

程雪娥 （急向前解劝）啊，母親到后面歇息去吧。

程夫人 我看事到臨头，是由你，还是由我！哼！

程雪娥 不要生气了！

程雪娥扶程夫人下，丫鬟隨下。

程 浦 这是哪里說起！（唱“搖板”）

不思量她女兒何等的模样，  
她还要一心心挑选才郎。（下）

### 第三場

二家丁手捧衣、帽及寿礼引朱煥然上。

朱煥然 （唱“西皮搖板”）

三月天气精神爽，

家家戶戶喜洋洋。

我，朱煥然。今當程老先生壽誕之期，是我備得壽禮，前去拜壽。——小子！程府去者。（唱“搖板”）

小廝帶路朝前闖，

二家丁下。

朱煥然（接唱）程府拜壽走一場。（下）

#### 第四場

程浦上。家院暗上。

程浦（念）三千座上客，不見意中人。

今日乃是老夫的誕辰，來了許多親友，那穆公子還不見到來，是何緣故哇？——家院。

家院有。

程浦請二小姐出堂。

家院有請二小姐出堂。

程雪娥（內）來了！

程雪娥上。

程雪娥（念）親友稱觴开壽宴，輕移蓮步到堂前。

參見爹爹。

程浦罢了，一旁坐下。

程雪娥謝座。——喚兒出堂，有何吩咐？

程浦為父有意將兒許配那穆公子。兒呀，少時他就要前來；我兒在暗中偷觀偷覲，你意如何，告知為父，也好

做一个定夺哇！

程雪娥 爹爹說哪里話來；女兒終身之事，还是应由爹爹作主。

程 浦 話虽如此，此乃我兒終身大事，豈可草草哇！

程雪娥 這個……女兒遵命就是。

程 浦 这便才是，坐下。

二家丁捧衣、帽、寿礼引朱煥然上。

朱煥然 走着。到了。程老先生家不是外人，隨我進來。老先生在哪兒哪？老先生在……

朱煥然看見程雪娥，程雪娥忙退下。

朱煥然 啊！老先生今当您的千秋好日子，我給您拜壽來啦。

程 浦 不敢當。

朱煥然 我干什么來的哪？——來呀，脫去我的路衣，換上我的壽衣，好與老先生拜壽。

家丁伺候換衣。

朱煥然 老先生請上，我給您拜壽。

程 浦 不敢當。

朱煥然 祝您壽比南山，福壽綿綿，您做一個長生不老的老寿星。哈哈……拿來！（持禮單，向程浦）老先生，我這兒有點小意思，請您收下吧。

程 浦 受之有愧呀！

朱煥然 您要不收，那是嫌輕啦！

程 浦 如此，愧领了。——家院，看酒来。

朱焕然 别忙，寿酒我是一定要喝的。——来呀！脱去我的寿衣，换上我的便服，好与老先生饮酒。

家丁伺候换衣，家院备酒。

朱焕然 老先生请坐。天太热啦。——来呀！打着点儿扇子。

二家丁打扇。程夫人暗上。

程夫人 听得穆公子前来看寿，我不免偷觑偷觑。（看）着公子身旁有许多家人围绕，虽然看不清面目，定是个富貴人家。我不免将大女儿嫁过门去。日后定享荣華富貴，我就是这个主意呀！（暗下）

朱焕然 老先生请。——得啦，得啦！别拘啦！——老先生，天不早啦，我跟您告辞了。——来呀！换上我的路衣，也好走路。

家 丁 是啦。

朱焕然 怎么还是我来的时候穿的那件儿呀？

家 丁 就是那件儿！

朱焕然 别的衣裳你没带来？

家 丁 没带来！

朱焕然 我的衣裳有的是，怎不多带出两件来！没用的东西，下回记住了！（换衣）——老先生，我跟您告辞了！请回吧！

程 浦 不远送了。